

本刊每週出版一期，內容豐富，包括小說、散文、詩歌、戲劇、評論等。歡迎各界人士踴躍投稿。本刊地址：重慶市中區某某路某某號。電話：某某某某。如有任何疑問，請隨時與本刊編輯部聯繫。

週一



本期目錄：
 國際風雲平靜
 一週大事紀
 開市的賭場
 戰敗者的諷刺
 漫話

本期要目：
 國際風雲平靜
 一週大事紀
 開市的賭場
 戰敗者的諷刺
 漫話

約稿

期三第卷一第

目要期本

一週漫話

戰敗者的諷刺

戰敗者諷刺。能，發明了原子能糧食，在戰勝國家時，論統制原子的時期，戰敗國的科學國家却有了原子能用於建設的發明。這無異給予戰勝者一個諷刺。我們也看到戰勝國的國民，看了這一則新聞。再在報紙的出號標頭。我們作何感想？

國際風雲平靜

一週以來，「國際風雲」好像已平靜下去了，其實「風雲」總是平靜的，所以不平靜者，恐怕是有人在恐其「不平靜」之。

雖然，這平靜的行情又使人感到鬱悶。好像不是「對的平靜」。

怎樣使全世界的人心安定下去。我們重述杜魯門總統的話：希望全世界人類有較好的生活。

開市的賭場

記得淪陷時期，每年此至聖誕節馬場滿了賭鬼，夜裏回力球滿了賭鬼。晚上紅撲撲的，興奮刺激。市面內以繁華。

如今馬場回力球，是玩不得了，賭博者到那兒去了？他們果然「洗心革面」以新生活了麼？不，他們公然在賭。他們不必去馬場，也不必回力球，只須賭心，便可以如願以償。

在天津市中心，大坂之下，一堆人在作什麼？他們終日在賭，天津數百萬人的生活，有時會他們的瘋狂。

一週大事紀

四月十日：巨奸汪精衛宣佈判死刑。時主席蔣敬告國人，務須注意婦女參與政治。戰敗國日本首次民主選舉婦女參與政治。

四月十一日：共軍在長春西北郊，宋家窪子一帶，與敵軍發生戰鬥。敵軍傷亡甚重。共軍正積極擴大戰果。

四月十二日：長春軍警撤退，實行戒嚴。日軍在長春實行戒嚴，並派兵維持秩序。市民生活受到影響。

四月十三日：共軍攻入長春市區，與敵軍發生激烈戰鬥。敵軍傷亡慘重。共軍正積極擴大戰果。

四月十四日：長春軍警撤退，實行戒嚴。日軍在長春實行戒嚴，並派兵維持秩序。市民生活受到影響。

四月十五日：共軍攻入長春市區，與敵軍發生激烈戰鬥。敵軍傷亡慘重。共軍正積極擴大戰果。

四月十六日：長春軍警撤退，實行戒嚴。日軍在長春實行戒嚴，並派兵維持秩序。市民生活受到影響。

四月十七日：共軍攻入長春市區，與敵軍發生激烈戰鬥。敵軍傷亡慘重。共軍正積極擴大戰果。

四月十八日：長春軍警撤退，實行戒嚴。日軍在長春實行戒嚴，並派兵維持秩序。市民生活受到影響。

四月十九日：共軍攻入長春市區，與敵軍發生激烈戰鬥。敵軍傷亡慘重。共軍正積極擴大戰果。

四月二十日：長春軍警撤退，實行戒嚴。日軍在長春實行戒嚴，並派兵維持秩序。市民生活受到影響。

四月二十一日：共軍攻入長春市區，與敵軍發生激烈戰鬥。敵軍傷亡慘重。共軍正積極擴大戰果。

四月二十二日：長春軍警撤退，實行戒嚴。日軍在長春實行戒嚴，並派兵維持秩序。市民生活受到影響。

四月二十三日：共軍攻入長春市區，與敵軍發生激烈戰鬥。敵軍傷亡慘重。共軍正積極擴大戰果。

四月二十四日：長春軍警撤退，實行戒嚴。日軍在長春實行戒嚴，並派兵維持秩序。市民生活受到影響。

四月二十五日：共軍攻入長春市區，與敵軍發生激烈戰鬥。敵軍傷亡慘重。共軍正積極擴大戰果。

四月二十六日：長春軍警撤退，實行戒嚴。日軍在長春實行戒嚴，並派兵維持秩序。市民生活受到影響。

四月二十七日：共軍攻入長春市區，與敵軍發生激烈戰鬥。敵軍傷亡慘重。共軍正積極擴大戰果。

四月二十八日：長春軍警撤退，實行戒嚴。日軍在長春實行戒嚴，並派兵維持秩序。市民生活受到影響。

四月二十九日：共軍攻入長春市區，與敵軍發生激烈戰鬥。敵軍傷亡慘重。共軍正積極擴大戰果。

四月三十日：長春軍警撤退，實行戒嚴。日軍在長春實行戒嚴，並派兵維持秩序。市民生活受到影響。



原子彈恐怖症

原文作者：Major Alexander P. de Senneby
譯者：孫惠

我忠告大家，關於原子彈問題，不要再胡思亂想了，我不否認原子力對於軍事科學及國際關係，有一種革命的作用，但是，我們不必為它放棄我們平日正當的工作，我們不該做什麼都可以冷靜的做去，決不可震蕩了軍心，一味惑亂人心。

我以作戰部長巴德遜私人特別顧問的資格，費了將近八個月的功夫，在美洲和亞洲分別考察各種武器所留下來的破壞遺跡，最猛烈的炸彈，槍火彈，砲彈，地雷等等，我視查了廣島，和長崎——我們原子彈的目標——，一面仔細研究那些炸毀了的建築物，一面打聽那些親身經歷過原子彈轟炸的人們，同時還拍了許多切後的照片以資紀念。

週

根據我的考察，原子彈的效力——我並不指將來的原子彈，却只就這兩個而言——太被一般人誇大了，如果把其中一個扔在紐約或芝加哥，它的破壞性並不甚於一個普通十噸重的巨彈炸彈，就在廣島和長崎所收到的效果而言，也不能超過一百架轟炸機所投的燃燒彈所能收到的效果，所差的，也許後者會少炸死些日本人罷了，我並不是對原子彈估價太低，或者懷疑它將來的發展，我只把我考察的結果，坦白的告訴大家，就是現在關於原子彈的傳說，太過於虛幻如想了。

真沒想到，我所得到的這些事實竟激怒了新聞界，廣播界和許多沒有經過日本的科學家，但是不管他們多麼失望，却不能將事實改變。

最初我坐飛機飛過橫濱，大阪，神戶等會受美機轟炸過的地方，以後我又步行到這幾個地方，再仔細考察一週，它們被毀壞的程度，都呈千篇一律，被炸毀的地方，都是牆一種粉紅色——是生鏽的金屬和灰燼所法成的，那些現代的建築和工廠，依舊依然矗立在那裏，許多建築的內部，雖然已被焚毀，而瓦礫堆上却絲毫看不出米，舉一個例說吧，橫濱的市區中心，從空中看來，簡直看不出甚麼損失，大阪和神戶中間的工業區，已完全被火燒毀，可於許多工廠和鐵筋洋灰的建築物，都依舊安然無恙。

整個說起來將這些地方，與我所見到那些受過大砲轟擊的德國都市，相比較，却還強的多呢！所差的就其日本所受到的損失，都是燒燬性的，那些沒有燒燬性的建築，都沒有受到甚麼影響。

在廣島我準備看到一種完全不同的景象：然而却大失所望，他和其他它被轟炸過的日本都市，毫無不同之處。在這裏，我們也可以看到一大片淺紅色的灰燼，而約有二百哩多長！其間點綴着許多燒焦了的樹幹和木樁。廣島，共有二十二個目標，其中只有一架被炸毀，而區區那架新式建築，却都依然矗立在那裏。

驚人的，原子彈的力量，並沒有我們想像的那樣兇猛，不過它轟炸的範圍比前種炸彈廣大，而它的威力，並不弱。我從前聽說有許多建築物，因為經不住原子彈的威力，立刻化為烏有，可是我所見到的建築，在廣島上卻都毫沒有受到任何損害，在長崎上卻都毫沒有受到任何損害，就是許多建築上空的煙霧，雷針，下過法的鐵欄桿，及防空警笛等，這都不太結實的東西，却都好好的沒有毀壞。

在「宇布」附近——這是當時原子彈的目標——我也曾看到一片不毛之地。因為人們傳說原子彈爆炸的一震，所有的物體都化為灰燼。但是出乎我意料之外，在這裏，或別的地方，我都沒有找到甚麼特殊的情形來，我可以說，被原子彈轟炸過的地方，和未被轟炸過的地方，同是一樣。神戶和東京，毫無區別——同是一大堆大火後所留下的瓦礫，和燒焦的木頭。到處都可以看到沒有葉子的樹幹，一段段經過大火而未燒焦的木頭。在廣島原子彈所引起的大火，個個把許多柱子燒斷，玻璃也都被燒為

流質，這完全和其他被炸的日本都市，沒有不同之處。就連離原子彈爆炸地點最近的幾座鋼筋洋灰建築，從外表上也看不出甚麼損傷。

我曾問過幾個當原子彈爆炸時，留在這些建築裏的人，他們，聽說當時的恐慌，和在普通炸彈爆炸時並沒有甚麼分別，距離原子彈爆炸處有三個路口的座子層報和火房，除了當時被猛烈的火焰包圍之外，實際上並沒有受到甚麼損害，裏面的人也沒有受到甚麼意外的影響。距離爆炸地點約一哩遠的廣島醫院，裏面的玻璃窗都碎了，它的四週因為沒有木質的建築物，所以它並沒有發生大火災。裏面的病人，也都未受到嚴重損傷。

我們所聽到關於廣島整個所受的災害和被炸後的死亡率，倒不是虛傳，可是原子彈破壞的能力並沒有特殊性，它的爆炸力和熱力，也沒有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嚴重。

在長崎所有鐵筋洋灰的建築物，內都都被毀，而外部却都依然保持着舊觀。最奇怪的就是長崎市大部分建築都是木質的，而經過這次大難之後，損失並不見得驚人，有人把長崎所受到的空襲損害，都歸功於原子彈，但是他們却忘記在原子彈光降的前六天，長崎已經受過很強烈的空襲，那著名的三菱（Mitsubishi）工廠，經過受過八枚高速度爆炸性的炸彈。

（未完）

（未完）

凡包括在藝術領域之中的作品，無論它是屬於戲劇電影音樂舞蹈繪畫與攝影等任何一類，它最高地要求是獻給廣大觀眾，這其中有極爲密切地關係，是不容分離的所以每一件藝術作品形成後，必須先要試探它與觀眾之間所形成的距離與所發生的反應，才決定它的價值，這種現象在戲劇中所發生的最爲顯著，因爲戲劇要與觀衆發生最爲密切的關係，在戲劇中已佔着，要因素之一，任何劇本如何富有深意，演員如何表演精絕，劇場如何設備合理，但如果在台下如果沒有欣賞的觀衆，那仍然是歸於失敗一方面的，所以在戲劇中最根本的不是劇本演

觀衆底欣賞剖視

員與觀衆的缺少一節，因爲這是本身的眼力可以設法補救，而缺少觀衆，無一適當的觀衆，是極其痛苦的。

至於觀衆的時期，即在只用戲劇來演說，而視一下，檢討其其用觀衆是早着如何地程度，以便在日後創作演出上，可以達到正確的對象，這是一件困難地工作，因爲由於地域，生活，教育，精神，心理的不同，很難在這雙方計算上提出一個標準，尤其是根據科學地分析更是不可得，所以這近年來的戲劇，完全在摸索中進行，發展也是畸形的，實在談不到進步。

從表面看來，職業戲劇產生了不少，應該是有着蓬蓬地氣象，可是在

骨子裏都藏着深切的苦惱，除了奔碌劇本演員劇場之外，還須奪取觀衆，在這種切迫需要情形之下，那對觀衆的手段，是可想而知的，屈就，逢迎，體貼，好像戲劇完全是以觀衆的好惡爲轉移，成爲被動的東西時，懼怕破壞了觀衆對它所引起的好感，這種戲劇雖然暫時是維持了，可是它多麼的不健全，軟弱，脆弱，可憐得一根絲線，總怕失去了它的支撐，跌倒了去，它自身就缺乏生活能力，這種前途非常危險，終久是要毀在自己手裏的。

戲劇是不能離開觀衆的，更不可過分的去屈就觀衆，應該發揮自身的

能力去開拓新途徑去訓練觀衆，這是游底辦法，但是一個極性的劇團在日下並沒有這力量，得不到希望的資料，可是正是唯一尋求維持的辦法，應該先對觀衆有一種深覺認識，除了觀衆欣賞的傾向，戲劇的演出才比較切切的。

觀衆對於欣賞戲劇的能力，現在該說似她過早了一些，更何況在我國教育，經濟的貧窮困苦條件下，戲劇更不會普遍地接近了大衆，欣賞也就不是給有閒階級的人們掛上一個好聽名詞而已，真正鄭重研究探求戲劇的，於是少數，可是戲劇在這近年之中，所表現的事實以及所演出的成績，

也是不可抹殺的，這該歸功於環境，就是此次大戰的時期，它給人民心理一個重大變化，戲劇也。這個非常時期抬起了頭，因爲戰時，民的心理，多是浮躁不安，疲憊低陷，時而在我輩與奮鬥激，希圖解脫了重，傷感，戲劇就在這需要之下，嶄露了頭角，展開熱烈局面，在這時觀衆根本不是欣賞的眼光，只是娛樂消遣，可是在這時却給觀衆們一個輪廓，使他們先有了認識，這就是當前戲劇與觀衆的正確關係，欣賞還在培養，消遣心理漸漸轉變，戲劇能夠渡過了這一時

期，以後就是平坦地前進了。

但是這須要認了環境，戰後的人民心理有，如何新的傾向發展，戲劇應該是佔在領導的地位的，戰後工作更艱難，因觀衆更加重了抗負，就減低了欣賞機會，這最近來，個戲劇上的莫大阻力，它摧殘不少戲劇已獲得的成績。

剖視了觀衆欣賞的心理，祇不過是一種指示戲劇今後工作的目標，雖然現在觀衆的欣賞能力尚不一致，但是他們却有一個共同的觀點，就是真實性，它能促進戲劇的發展，也能破壞戲劇的前途，從事者應該存有警惕的。

答案

一、綠色 二、藍色 三、綠色 四、綠色

理由：根據B項，她昨天買到以前所買的一件A—藍色的。她既是實於在買到新衣後不久就賣掉了舊的，那麼今天所賣掉的就是這件「藍色」的無疑。

所以說昨天買的那件「絕不是藍的」否則就會同時有兩件藍色衣服了，這是不合於「事實」的。

但B，絕不是綠色的「因爲B項說得清楚——那件衣服和買到的綠色衣服之後賣掉的那件是一樣的顏色。——她同時不會有兩件綠色的衣服。

D項又說：在她昨天買到的那件以前，所買的那件（藍色）由B項可知（之先所賣掉的「綠色」，但這件「綠色」的必定與「在買到綠色衣服之後賣掉的那件」（見B項後半部）是同一件。試列表來有：

- (A) (相當時期以前，她有一件綠色的衣服)
 - (B) (她買了一件棕色新衣，保存那件綠色)
 - (C) (她賣掉了那綠色，保存那件棕色)
 - (D) (她買了一件藍色新衣，保存那件藍色)
 - (E) (她買了一件藍色新衣，保存那件藍色)
- (保存藍色舊衣)
- A 她賣掉了藍色舊衣(今天也)
- 穿着綠色新衣
- (棕色)……這是她吐露顏色之迷的第一步資料(見E後段)

除夕

這陣荒野裏的喊聲，只有寒風裏的夜鷹和獵狗聽得見。

他沒有覺，他惟有感謝。他的一生中幸而加了小的一磅寶貴來裝飾了他一下，不然就無可飾的了，多少世人一生是一條小魚，胸脯上沒有絲毫彩色的裝飾，這是機會，這是情感的依然的保留。

桌上的小玩兒就是小兒留下給他的——那些女工們所喜歡的玩兒。

後來不久小兒走了，家人把他的靈柩用轎抬回家，葬在冢子裏地，在這水溝的東角有一座山崗上，他沒有看見過，可是這心願已經了了。下午，他忽然覺得這成了他一個心願，可去河裏地，拜訪却是不斷的舉行着，他的心願，非但是每逢前社上攻的時節去，即時時晚風颯颯，洗水去到那水溝的一角，那時候心念留戀不捨的想回來，今晚真怪何其不是如此，難則風雲圍着上顧進來，那地是暖的，去打動幽怨的心念也是暖的。

果然在年成春時，小兒的印像更清楚的是在他面前，在河底裏才顯現着，是多麼一件寒冷溫暖的事。

有人在打他高處的門，大燈盞打錯了，此刻文彬是與幽怨交往的時辰

劉榮恩

世人沒有來攪擾的權利，這是另一個世界裏的叩門。

他又回去坐在爐旁，一點不想動彈，抄起煙卷。

年紀愈大，他非但沒有覺得常人所謂的寂寞，而且覺得更熱鬧，像養蠶年來愈更忙碌，到了老年，蠶已經好滿了食庫，可以供養十年的享用，年年一上，一吸吸，可可想的事情太多了，天下事愈來愈複雜，生老病死，男女，智慧，情緒，恩愛，今人這例子，明大那個例子，叫社會學家，哲學家弄壞了腦子，倒叫文彬高興得了不得，這畢竟是這世不定的遊戲，不怕有一天演完，怕我們不會看戲，假使能跳出了那個圈子，如果削過面前，倘或能到那裏的那一面去，那不是成了仙，全人類全在你的手掌中玩世戲。

假使文彬有與衆不同的勇氣，費，要彷彿佛山映流一般，一天到晚的流着，忘却了它的力量的決大的耗費，他會看見過一個人像是一朵雲底火燄，熱烘烘，什麼其他的都沒有，忽然驟雨下落，淋得一點氣也沒有，一驚一也思念着，思念着，年老了神氣一天瘦了，生了，我更有超越過這境界的，這是什麼？我費着，空如是底浪費，日先是愛底浪費，樹木，草，底浪費，日暮，河湖的美，汗出的雄壯，秋的中，海

的低吟，地球的轉旋，何嘗不是大文的浪費。

還有「死」，「死」的神秘似乎對於人比「生」的神秘還要深奧，因為「生」還在，「死」是已經過去了，「死」是帶着他所愛的，「生」是正在孕育着，這動和不動的區別可大極了，一旦萬物停滯，日，到底般帶動了，快快的，他退到外殿，離去。我們防着死，怕的不是它，怕的是不在我睡時被它嚇壞了，與「死」公平的決鬥非要日夜俱備着它神秘的衝擊。後來呢，進入了「死」，能以長眠來解釋那果果的，死也的至少是休息，我們至少可以騙一會兒……

想累了，他就把門上鎖。門外雪仍然下着，新鮮的空氣使他異常清醒，路上來往的人個個好像像木了，一次來走這底底街市。在熟悉的飯舖裏吃今年最末一頓夜飯。周圍的物件，碗盤的，甚至於桌子上的醬油，醋壺，筷籠等都引起他特別的注意。年三十晚上萬物都有一個次的估價，又彷彿都可愛又悽涼。

雪在飛上眼，大驚而自起來，有個水子拿了一顆糖子過，還有一個俄國妓女拿着一個滿臉紅的男子，有兩步上帶着他在爭吃一條骨頭。漫無目的的，他往前走，一時一陣麻木，有時一陣感情，走着如夢中散步。

周文彬似乎承擔了人類一切的重

然哀樂，運命的重担，這他所給的生活美和哲學所給的慰藉。他向着冷清的街坊走去，在灰色的霧火之下，勢色的路燈下，在雪中的中消失了。周文彬就是這樣走了大半個夜。這也算是過了一個多餘的年的三十晚上。

(完)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十四日出版

第一卷 第三期

第三號

一週

每星期日出版

發行人：李東序

編輯人：一週編輯委員會

發行所：一週社

印刷所：大陸書局印務社

社址：天津法租界大沽路一〇五

號本社電話：(三)四六七

九、四八三

零售：每份四十元

訂閱：每月四期一百六十元

半年一千元(郵費在外)

(本報文字非經允許不得轉載)